



他最爱收甲鱼壳 不是收来做中药而是画脸谱

文 / 本报记者 金梁 图 / 姚志伟

如今偶然才能听到收破烂走街穿巷的声音:旧电脑、旧冰箱、旧洗衣机……20年前,经常听见的是弄堂里收破烂的吆喝声:鹅毛鸭毛,甲鱼壳……那时的人们似乎对甲鱼壳更为亲睐,总喜欢吃完后晾在窗台,不仅等着卖钱,据说还有避邪的作用。如今家里吃出一只甲鱼壳,会怎么处理?年纪轻的嫌脏,估计会直接扔掉;爸妈们大多会留着卖给收破烂的;有个人,却在甲鱼壳上画起了京剧脸谱。

吃甲鱼只为甲鱼壳

家住江城路的郎军工,孩子都读中学了,可他自己还特别爱玩。玩什么?就是整天捣鼓那些甲鱼壳,这几年下来已经折腾了两三百个甲鱼壳了。

他喜欢吃甲鱼?非也,他自己亲口说的。

古有买椟还珠的“傻事”,他就为了那甲鱼背着的壳,家里才开始买的。“买来自己不喜欢吃,可以给孩子吃嘛,甲鱼营养还是不错的。”郎军工笑着说。

在甲鱼壳上画画,这不是郎军工的首创,其他城市的民间艺人早显过这样的身手,可他完全属于自学成才的那一种。“有一年,我去青少年宫门口等女儿放学,逛到附近的一家店时,看到墙上挂着一只甲鱼壳,壳上画着一幅风景画,当时我很惊讶,甲鱼壳还有这种用途。”这事给郎军工很大的启发,他开始琢磨着也在甲鱼壳上画点东西。

甲鱼壳怎么弄来呢?说简单也简单,直接去菜市场买只甲鱼回来就好,啃完甲鱼背后,不就是现成的材料吗?于是,郎军工家里人有了福了,开始有甲鱼肉吃,有甲鱼汤喝。可为了他那点不成熟的创作想法,天天买甲鱼吃?这好像也不太现实,毕竟甲鱼的价格还是不低的。

自己吃肯定不是办法,郎军工想到的办法就是收甲鱼壳。难道是走街串巷去收?郎军工吃不消,于是他四处向人家讨甲鱼壳。谁家买了甲鱼吃,谁家在饭馆宴请宾客了,谁家办喜酒了……郎军工的渠道主要是这些。“同事和朋友都知道我有这个爱好,所以每次都会给我留着甲鱼壳的。”

最累的就是清理吃剩的壳

“甲鱼壳是多起来了,大多是人家办酒席后留下的,送过来的时候,那些壳上面还有不少肉。”郎军工说,“这最累的活,就是怎么把甲鱼壳清理干净了。”

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,而是骨头里挑肉,要想把一个甲鱼壳上面的肉全部清理干净,这花进去的时间肯定少不了。“最麻烦的就是那些已经风干了壳,上面的肉与骨头固定在了一起,要想直接剔干净真有点困难。不过后来有了一种办法:先在冷水里浸上一天,然后热水泡一泡,再用工具清理干净,尤其不能忘记了骨头之间的缝隙,最后找个照不到太阳的地方去晾干。”

郎军工搬出一个盒子,里面全部是已经处理干净的甲鱼壳,有三四十个。“晾干后的甲鱼壳,泛一点点黄色,壳上还会有几个小洞。接下去的任务,就是把甲鱼壳修补一下,用白色的丙烯燃料,在甲鱼壳上打上一层底色,为的就是方便在上面作画。”

包公、关羽、孙悟空最受欢迎

郎军工是杭钢的工人,之前没正式学过画画。在他家里,可以看到不少关于书法和绘画的书籍,他说都是自己感兴趣才买的。以前,他喜欢舞文弄墨,兴趣高的时候挥笔写几行书法。而如今,最大的乐趣就是画脸谱。

“我觉得甲鱼壳的造型来画脸谱特别有意思,因为甲鱼壳上不是特别平整,凹凸的小点很多,就像人的皮肤似的,非常有立体感;甲鱼壳四周有刺状的骨头,使面具有了张牙舞爪的效果,很是威武。”郎军工说。

刚开始时,郎军工并不会画脸谱,上网找几张脸谱的图片,然后开始依葫芦画瓢。从此一发不可收,一连制作了几十个甲鱼壳面具:有《水浒传》中的矮脚虎王英,他的脸以黄色为主,属于黄花三块瓦脸;有《水浒传》中急先锋索超的脸,蓝三块瓦脸;有《三国演义》里猛张飞的脸,那是一张非常特别的黑十字门蝴蝶脸;有《说唐》里程咬金的绿碎花脸……

第一届吴山庙会的时候,郎军工带到现场去卖,没想到效果很好,他的名气从那次开始打响了。朋友们就拿吃剩下的甲鱼壳跟他换脸谱,郎军工很乐意这种交换。

从勾勒线条到上色,再修正图像,一个甲鱼壳的脸谱做下来,至少要花3个小时,于是郎军工把甲鱼壳脸谱定价在30至50元之间,当然也有例外的。“有时候菜场有卖小甲鱼,三四块钱一只,买来给孩子吃,壳用来画脸谱。越小的甲鱼壳其实画的时间越长,所以最小的甲鱼壳脸谱定价往往比较高,在百元左右。”

郎军工家里养过乌龟,后来死掉了,留下了一个壳留给他做念想。“甲鱼壳自己做脸谱,乌龟壳也可以,那个乌龟壳脸谱就卖了200块钱。”在一些创意类的市集上,郎军工的甲鱼壳脸谱往往很受欢迎,尤其是一些美术专业的学生,对此特别感兴趣。卖脸谱也成了郎军工的一笔小小的收入。

“我的目标就是把京剧中的每一个人物脸谱都画上一个,如果哪个脸谱卖掉了,才继续补上一个。在我家里库存的甲鱼壳脸谱,没有一个是一样的。颜色特别好看的,如陈奇、秦英之类特别好卖;人物比较熟悉的,如包公、关羽、孙悟空等也蛮受欢迎。”